

世 界 著 名 经 典 短 篇 小 说 集

*World*  
*Famous*  
**CLASSICAL**  
Short Story  
Collection

柯南道尔、纪伯伦

经 典 小 说

上

李强志 叶学杰/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柯南道尔 纪伯伦  
经典小说  
(上册)

李强志 译  
叶学杰

J14  
192-10-1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本书编委会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2005  
ISBN 7—80606—482—6

I. 世... II. 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940 号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柯南道尔 纪伯伦经典小说

---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黎巴嫩) 纪伯伦

译 者□ 李强志 叶学杰

责任编辑□ 李相状

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0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08.75

ISBN 7—80606—482—6/G · 110

---

定 价：[全套] 1000.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作者简介

柯南道尔(1859—1930)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医学工作，同时又对各类学科广泛涉猎。

《福尔摩斯探案集》是柯南道尔的代表作品，它集中裁述了福尔摩斯的探案精典，整个故事集结构严谨、情节惊险、内容起伏跌宕，其中闪烁着理智、悟性、知识全方位相结合的光芒。福尔摩斯是柯南道尔笔下的一个侦探形象，他生活在伦敦的一座简单公寓之中，具有相当的侦探天才。他那敏锐的目光、独特的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使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案件都迎刃而解。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可谓是世界文坛上的巨作、刑侦学的教参，柯南道尔由此书的成就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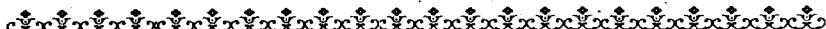
纪伯伦(1883—1931) 黎巴嫩诗人。阿拉伯现代文学复兴运动的先驱者、阿拉伯现代小说和散文的主要奠基人。生于农民家庭。1898年开始文学创作。

1905年纪伯伦出版第一部作品《音乐短章》。第二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其中就有他的短篇小说《玛尔塔·巴妮娅》和《疯颠的约翰》。1907年，他又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叛逆的

灵魂》，其中有《瓦丽黛·哈妮》、《新婚的床》和《判教徒哈利勒》。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敢于反抗腐朽和黑暗制度的正觉醒的青年，预示和赞扬了青年的时代思想。

纪伯伦以其不凡的艺术才华和丰富的艺术成果，在阿拉伯文学史占有重要的位置。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 目 录



### 目 录

I

#### 柯南道尔经典小说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
血字的秘密	(218)
四签名	(365)
回忆录	(496)

#### 纪伯伦经典小说

世纪之尘和永恒之火	(557)
玛尔塔·巴妮娅	(568)
癫痫的约翰	(579)
瓦尔黛·哈妮	(591)
墓地的呼声	(605)
新婚的床	(614)
叛教徒哈利勒	(622)
折断的翅膀	(663)



# 柯南道尔经典小说



##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坐在桌旁吃早饭，他要不是因为特殊情况熬夜的话，早晨总是起得很晚的。我站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拿起了昨晚那位客人遗忘的手杖。这是一根做得非常精致掂起来却不怎么轻的手杖，顶端有个疮疽；这种木料产于槟科屿，名叫槟科子木。紧挨顶端的下面是一圈很宽的约莫有一英寸的银箍。上刻“送给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杰姆士·摩梯末……的 CCH 朋友们赠”，还刻有“一八八四年”。这不过是一根旧式的私人医生所常用的那种既庄重、坚固而又实用的手杖。

“啊，华生，这些对你会留下什么印象？”

福尔摩斯正背对着我坐在那里，我原以为我摆弄手杖的事他根本没有察觉到呢。

“我的一举一动你从哪里得知的呢？我想你的后脑勺儿上该不会也长了眼睛了吧。”

“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这把擦得非常亮的银色咖啡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壶。”他说，“可是，华生，你能否告诉我，你对咱们这位客人的手杖有什么看法呢？遗憾的是咱们没有遇到他，那么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也就无从得知了，所以，这件意想不到的纪念品就变得更重要了。在你把它仔细地察看过以后，应该可以向我回忆一下他长的是什么样子吧。”

“我想，”我尽量沿用着我这位伙伴的推理方法说，“从认识他的人们送给他这件用来表示敬意的纪念品看来，摩梯末医生是一位成就斐然、但已经不年轻的非常受人尊敬的医学界人士。”

“很好！”福尔摩斯说：“简直太好了！”

“再者，依我看，他说不定还是一位在乡村行医出诊时多半是步行的医生。”

“何以见得？”

“因为这根手杖原来看起来挺光亮，然而，由于长久的使用已经损伤得有些不能用了。很难想象一位在城里行医的医生认为它还有什么用处。下端所装的厚铁包头也已经被磨损得很厉害了，所以，不用说他曾用它走过很多的路。”

“非常精确！”福尔摩斯说。

“另外，那上面刻着‘……的 CCH 朋友们’，据我猜想，CCH 所指的应该是个猎人会；他大概曾经给当地的这个猎人会的会员们作过一些外科治疗，所以，他们才送了他这件表示酬谢的小礼物。”

“华生，你确实进步了不少，”福尔摩斯一面说着，一面把椅子向后移了移，并点了支纸烟，“我不得不讲出来，在你热心地为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所作的一切记载里面，你对自己的能力一直都没有真正意识到。或许你本身把这些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还没有发掘出来,但是,有你的引导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本身生下来就不是天才,可是有着发现和唤起天才的力量。我承认,亲爱的伙伴,你对我所做的这一切我真是感激不尽。”



不可否认,他的话让我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动力,他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的话。因为过去他对于我出于对他非凡的才干和智慧的敬佩而力图将他的值得别人借鉴的事和方法向公众传播付出的努力,通常是报着不怎么关心的冷漠态度,我的信心差点都要被动摇了。而现在我居然也能掌握了他的方法,并且实际应用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对此十分肯定,想起这点我就感到很骄傲。现在他把手杖从我手中拿了过去,用眼睛审视了几分钟,然后似乎产生了很大兴趣似地放下了纸烟,把手杖拿到窗前又用放大镜一丝不苟地查看起来。

“即使非常容易看到,其中的奥妙却非常多,”他说着就重新在他所最喜欢的那只长椅的一端坐下了,“手杖上确实有一两处能够说明问题。它给我们的推论提供了根据。”

“我的推想是不是还不十分全面?”我有些洋洋自得地问道,“我深信我已经把问题的核心说出来了。”

“亲爱的华生,我可不敢断言你没漏掉更加关键的东西呢!实话告诉你吧,当我说你对我起了正确引导的时候,我真正的意思是说:在我从你的理论中发现更多的错误时,往往却把我引向了正确的一方。然而并不是说这一次你的推理毫无可取之处。那个人肯定是一位在乡村行医的医生,而且他确是常常步行的。”

“这么说来,我的猜测就是正确的了。”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针对这个事实而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事情的全部也就都知道了。”

“不，不，亲爱的华生，并不是全部——肯定不是全部。比如说，我倒愿意提出，送给这位医生的这件礼物，与其说是来自猎人会，倒不如说是来自一家医院；由于两个字头‘CC’是放在‘医院’一词（在英文中，医院一词的字头也是H）之前的。所以，理所当然的使人想起了 Charing Cross（中心救助）这两个字来。”

“可能你说的应该是正确的。”

“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说是这样的。假如咱们以此作为比较充分的假设的话，那我们就又有了一个新的根据了。根据这个新的推测结果，就可以对这位不知姓名的来客进行描绘了。”

“好吧！假设‘……’所指的就是查林十字医院，对于CCH的分析我们又会得出什么更深层次的结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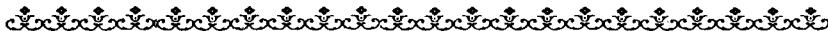
“难道就没有一点能够说明问题的地方了吗？我的方法你既然懂得了，那为什么不把它付诸实践呢！”

“我对此除了认为他在下乡之前在城里做过医生以外，再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结论了。”

“我想咱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比这更前进一步，站在更深一层的角度看，最可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赠礼行为才会发生呢？在什么情况下，他的朋友们才会联合起来以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他的祝福呢？很明显是在摩梯末为了自己展开业务而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曾从一家城市医院转到乡村去行医；这就是唯一有过的一次赠礼的事。那么咱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说这礼物是在这种职业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的转换时送的不算过分吧。”

“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你应该能够猜得出来，他在医院的职位决不会很重要，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在伦敦行医已声名大振的时候，才能据有这样的地位，那么这么重要的人物就不会迁往乡村去了。这么说，他的职位又该是什么呢？假如说他是在医院里工作而又不能归入主要医师之列，那么他就只可能是个住院外科医生或者是住院内科医生——地位比医学院最高年级的学生稍稍高一点；可是他五年以前就离开医院了——日期是刻在手杖上的，所以你勾勒的那位严肃的、中年的医生就不可能存在了。亲爱的华生，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位不到三十岁、和蔼可亲、安于现状、马马虎虎的青年人；他还有一只心爱的狗，我凭自己的想象可以认为它是比狸犬大，比獒犬小的那种。”

我对此难以置信地笑了起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向后靠在长椅上，向天花板上吐着漂荡不定的小烟圈。

“至于后一部分，我对它的正确与否难以做出判断，”我说，“可是如果要想找出几个有关他的年龄和履历的特点来，应该不是特别困难的。”我从我那小小的收集医学书籍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医药手册来，翻到人名栏的地方。里面有好几个姓摩梯末的，但其中只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来客。我大声地把这段记录读了出来：“杰姆士·摩梯末，德文郡达特沼地格林盆人，一八八二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在查林十字医院任住院外科医生。以论文《疾病是否隔代遗传》而获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金。现为瑞典病理学协会通讯会员。曾著有《几种隔代遗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传的畸形症》(载于一八八二年的《柳叶刀》),《我们在前进吗?》(载于一八八三年三月份的《心理学报》)。曾任格林盆、索斯利和高冢村等教区的医务官。”

“其中和那个本地的猎人会一点也没有关系呀,华生!”福尔摩斯带着讥讽的微笑说,“他不过是个乡村医生,这和你所说的推测结论没有两样;我觉得我的推论是很正确的。至于那些形容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说过‘和蔼可亲、安于现状和马马虎虎’。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让别人感到诚实可亲的人才会收到纪念品;也只有不贪图功名利禄的人才会放弃伦敦的优越待遇迁往贫穷单调的乡下;只有马马虎虎的人才会在你的屋里等了一小时以后不留下自己的名片,相反将自己的手杖留下来。”

“这跟狗又有什么关系呢?”

“由于这根木杖非常重,狗不得不紧紧地叨着它的中央,所以,上面才能留下非常明显的牙齿啮过的印痕。而且它经常是叨着这根手杖跟在它主人的后面。从这些牙印间的空隙来看,我以为这只狗的下巴要比狸犬下巴宽,而比獒犬下巴窄。它会不会是……对了,它可能是一只卷毛的长耳猎犬。”

他站了起来,一面说着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在走到向楼外凸出的窗台前他站住了。他那自信饱满的语调,引得我抬起头来,以惊奇的眼光望着他。

“亲爱的伙伴,对这一点,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明确的把握呢?”

“原因非常简单,我现在已经看到那只狗已经到了咱们大门口的台阶上,而且它主人按铃的声音也传了上来。呆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在那儿别动，我恳求你，华生。他和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同事，你在场说不定还能够提醒我。华生，现在真是命运之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你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了吧，你的领地正逐渐和他接近；然而，你对眼前的吉凶还难以预测。这位医学界的人物，杰姆士·摩梯末医生要向犯罪问题专家歇洛克·福尔摩斯来求教些什么呢？请进来吧！”

这位客人的外表，对我来说真是值得惊叹的事，因为我开始设想的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乡村医生，而他却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长长的鼻子像只鸟嘴，凸出在一双敏锐而呈灰色的眼睛之间，两眼长得十分接近，在一副金边眼镜的后面炯炯有神。他穿的是干他们这一行的典型的衣服，但是已经非常不堪入目了，因为他的外衣脏兮兮的，裤子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虽然挺小的年纪，然而长长的后背已经早早变驼了，他在走路的时候具有贵族般的慈祥风度，同时头向前探着。他一进来，立刻就看到了福尔摩斯手里拿着的手杖，他高兴地吹了个口哨就向他跑了过去。“我高兴极了！”他说道，“我不能肯定究竟是把它忘在这里了呢，还是遗失到轮船公司里了。我宁可让世界在我的眼前失去，也不愿把这根手杖失去。”

“我猜它是件馈赠品吧。”福尔摩斯说。

“没错，先生。”

“是查林十字医院送的吗？”

“是在我结婚时那里的两个朋友联合送的。”

“唉呀！天哪，真糟糕！”福尔摩斯摇着头说。

摩梯末医生有些惊异地眨了眨眼的动作从镜片反照出来。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们的几个小小的推论被您给全部打乱了。您说是在结婚的时候,能确定吗?”

“能确定的,先生,我一结婚就离开了医院,也放弃了成为顾问医生的所有机会。但是,为了能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避风港来,这样做是完全值得的。”

“啊哈!我们总算没有判断错误。”福尔摩斯说道,“嗯,杰姆士·摩梯末博士……”

“您叫我先生好了,我是个不起眼的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学生。”

“而且能够一眼看出,还是个想问题办事情十分缜密的人。”

“一个对科学略知一二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一个在知识的海洋里连随意的一个小水珠都不是的渴求者。我想我是在对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讲话,而不是……”

“别误会,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非常荣幸能在这儿看到您,先生。我经常听到您和您的朋友的名字被大家传来传去。您的外貌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福尔摩斯先生。我真想不到会看见这样长长的头颅或是陷得这么深的人的眼窝。我用手指沿着您的头顶骨缝摸一摸您不会介意吧,先生?在没有得到您这具头骨的实物以前,假如依照您头骨的构造制一个模型,将会成为任何一个人类学博物馆的非常出色的标本。我并不想使别人生厌,然而我不否认,我真是羡慕您的头骨。”

歇洛克·福尔摩斯用手势请我们的陌生客人在椅子上坐下。“先生,我能观察得出,咱们都一样,都对自己的本职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工作非常热衷，这就像我对我的本行一样。”他说道，“我从您的食指上能看出您一般是抽自己卷的烟的；别客气了，请点一支吧。”

那人把卷烟纸和烟草拿出来后，在手中以非常娴熟的方法很快就卷成了一支。他那长长的手指不停在颤抖，好像昆虫的触须一样。

福尔摩斯很平静，可是我从他那滴溜溜不停转动的眼珠看出，我们这位怪异的客人已经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我的看法是，先生，”他终于开口说起话来；“您昨晚不吝造访，今天又不辞劳苦过来，很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对我的头颅进行一番细究的吧？”

“不，先生，不是的，哪怕您给了我这样的便利让我去做。我今天来打扰您，福尔摩斯先生，原因是我忽然遇到了一件最为严重而又极为特殊的问题，可是我很清楚我自己是个缺乏实际经验的人。因为我经过多方验证得知您是欧洲第二位最高明的专家……”

“啊，先生！能不能告诉我，能够荣幸地作为第一位的是谁呢？”福尔摩斯带着稍许的刻薄语气问道。

“对于一个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贝蒂荣先生办案的手法总是非常独到和引人发省的。”

“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去找他这种高明的人说这件事呢？”

“先生，我的意思是就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说来。然而，谈到对事物的实际经验的话，不用说大家都清楚，除了您再没有第二个人了。我相信，先生，我并没有在无意之中……”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只是稍稍让我感到一点而已，”福尔摩斯说道，“我觉得，摩梯末医生，请您最好立刻把要交给我来弄清楚的情况明白地告诉我吧。”

## 二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有一篇手稿在我口袋里。”杰姆士·摩梯末医生说道。

“在您进屋时我一眼就发现了。”福尔摩斯说。

“是一张旧手稿。”

“是十八世纪初期的，要不然就是假造的了。”

“您从哪儿知道的呢，先生？”

“在您说话的时候，我看到那手稿有一两英寸的光景一直露着。如果一位专家不能把一份文件的时期估计得相差不出十年左右的话，那他就真是一位让人笑掉牙齿的冒牌专家。您对我写的那篇关于这问题的小论可能已经读过了吧。依据我的推测，这篇手稿是在一七三〇年写成的。”

“确切的年代是一七四二年。”摩梯末医生从胸前的口袋里把它掏了出来，这份祖传的家书，是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托付给我的，三个月前他忽然被人害死了，在德文郡引起了非常大的惊恐。可以说，我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医生。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先生，很敏锐，经验丰富，而且和我一样比较追求实际。他对这份文件看得非常重，他对这样的结局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了；而结果，他竟真的得到了这样的结局。”

福尔摩斯接过了手稿，把它平铺在膝头上。

“华生，你留心看，长 S 和短 S 的换用，这就是我为什么



#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对年代确定的那么准确的原因之一。”

我凑在他的肩后看着那张黄纸和字迹已经变了色的手迹。顶上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再下面就是潦草的数字“1742”。

“看起来似乎是一篇什么记载似的。”

“没错，是和巴斯克维尔家流传的传说有一定联系的论述。”

“可是我认为您来找我应该不会没有什么和现在相比更重要的其他事情吧？”

“这并不是很遥远的事，而是一件非常切合实际并且事关紧要的事，无论如何应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主意拿定。不过这份手稿非常简短，更重要的是它和此事的紧密关联。假如您允许的话，我就把它读给您听。”

福尔摩斯两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靠在椅背上，紧眯着眼睛，显出一副听其自然的神情。摩梯末将手稿凑到有光的地方，以高亢而嘶哑的声音朗读着下面奇特而源远流长的故事：

“关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事有过很多的传说，我把它写下来的原因是我相信的确曾经发生过如我笔头所述的故事。我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裔，这件事是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直接听我祖父说的。儿子们，但愿你们能够相信，公正的神明能够足够地对那些有罪的人惩罚。但是只要他们能祈祷追悔，不管以前的罪孽有多么重，也都会从主那儿得到解救和教诲。你们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用因为前辈们犯下的错误就惊恐无比，只要自己比较认真地做人就可以了，以免咱们这个家族因为过错而遭

